

# 紫金陈：好故事是硬通货

紫金陈是当下最为炙手可热的推理小说家，由其小说《无证之罪》《坏小孩》《长夜难明》改编的网剧，部部“高开炸走”、引爆全网。

顶着“中国版东野圭吾”“国产推理一哥”的标签，他觉得自己仍然是一条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经理，只不过换了一个领域，而每一部小说，其实都是被摆上货架的商品，“都是要卖的。”

“人生短短几十年，能多写几部让读者喜欢的好看的故事，就行了。好看是我对小说唯一的评价标准，我目前的小说大部分都达到了。如果不好看，你再故作高深有什么用？故事一定是建立在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上，不是建立在象牙塔上的。”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陈曦/文 牛华新 郑芮/摄



推理小说家紫金陈

## ■ 对话

读品：你如何看待作品的艺术性和市场性？两者孰轻孰重？

紫金陈：我是写类型小说的，类型小说就是要面向大众，看的人越多越好，而不是说非要故作高深什么。我每次写完修改，就是要让小说更通俗易懂，最好是让人不用看文字，也能听得懂。一个商业价值高的东西，艺术上一定是会被认可的。

虽然我写的是类型小说，看的人很多，但我每本小说对社会命题的关注都是非常深刻的，甚至我觉得比很多文学作品的主题更深，这是社会派推理的一个特点。

读品：你之前拿了“茅盾文学奖新人奖”，说希望拿茅盾文学奖，这是你努力的目标吗？

紫金陈：梦想总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我们摩羯座的人是挺务实的，很多大的想法也是放在心里的，但不会说出来，等实现了再说。我觉得我是有能力挑战更高的奖项。不是说追求市场，就不能追求更高的奖项，这也不矛盾的。

读品：你平时看哪些书？有喜欢的文学作品和纯文学作家吗？

紫金陈：我看书不分这些的，我看书是为了娱乐自己，而不是为了思考人生。我最近看的都是没什么名气的，“穿越到秦朝”，还有“种田文”，和我写的类型没关系，我看书就是为了娱乐，就像有人喜欢刷短视频，我喜欢看网文。

纯文学也不是从来不看，年轻的时候看的都忘了，人到中年压力已经这么大了，我就喜欢看点网文放松一下自己，我不想动脑子，也不想思考别人的人生，就想放松一下我自己。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小说大家看了也不要动脑子，也是看了之后爽。

读品：你被称为“中国版东野圭吾”，也是看他的小说走上推理写作之路的。你们的写作有何异同？

紫金陈：他写的是日本的推理，我写的是中国的推理。他写的更多是人性，我写的更多是社会。

读品：你觉得在推理写作上，中国和国外有差距吗？

紫金陈：没有任何差距。最大的差距是别人看了我的小说会觉得这个小说写得真好，只是作家是中国的，所以才和国外有差距。这就是中国推理和国外推理的差距。我觉得这纯粹是自卑的人自己心里想的。这又不是什么高科技，中国人和外国人智商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会有差距呢？提这个问题的人，自己内心自卑才会有这样的疑问。

读品：您觉得人工智能创作的推理小说有可能超越推理小说作家吗？

紫金陈：可能会超越一般的推理作家，不可能超越好的推理作家，反正我从来就不担心我的饭碗。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学过编程的，以我的理解，计算机的归纳能力、推理能力都是有的，但是它始终缺少创造力，它可以到80到100，但它没法从0到1。人工智能只能是搬字工，它所生成出来的作品，没有感情、没有思想，更没有亲身经历的共鸣。

出道至今几乎每部作品都是大爆款，但紫金陈坦言自己一直有编故事的压力：“传统文学一部封神，推理小说既要数量也要质量，数量我上不去，而且经常感觉到创作瓶颈，几个星期就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困境，挺痛苦的。”

## 1

5月12日，紫金陈做客南京先锋书店，与读者分享新作《长夜难明：双星》。书中有恋爱脑的高学历女孩、有赌鬼、有强势的父母、有外强中干的中年男性，关乎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。

这是他首次挑战女性题材。之前的作品出来之后，总有读者说他不会写女性，所以他干脆挑战一下自己，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双女主的设定。

孟真真从山区考入重点大学，和家境优渥的王嘉嘉成为朋友。多年以后，阴差阳错中“真真假假”重逢，已为人母的两人卷入一桩危险复杂的事件中，而为了守护孩子，一场由两人事先策划的凶杀案震惊网络……

“写女性，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，我不太会写女性的爱情，所以《长夜难明：双星》里面减少了爱情的部分，更多的是对母爱、亲情的刻画。每个人都是有妈妈的，所以母爱更容易让人感同身受。”

孟真真前期是个“恋爱脑”，她爱上赌徒陈子华，大好前程被毁。现实中，甚至我们身边总会看到有很多高学历、高收入女性会和各个方面不如她的人在一起，身边的朋友都不能理解。紫金陈表示：“事实上生活中很多东西是不讲逻辑的，人性中有很多东西它也是不讲逻辑的。”

《长夜难明：双星》的影视化项目已经在进行中，目前导演、编剧正在改剧本。紫金陈坦言，自己是IP向写作的网络作家，创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影视化，他的故事是ToB（面向企业客户）的，影视公司直接预订。从2015年到现在，他的所有作品都是没写之前就卖出了版权。

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觉得和影视圈打交道挺费劲的。他自认为是个读书人，不是商人，文人谈钱总感觉不好意思。每一次卖影视版权，通常都是别人让他报个价，他报价之后，影视公司都是说“回去商量一下”，结果都是没还价直接成交了。“每一次我都觉得卖亏了。我后悔，所以赶紧写下一本。”

## 2

连载、出版、出圈、出海，对于紫金陈而言是全链条的。

他创作的“悬疑推理三部曲”里的第一部《无证之罪》改编的

同名网剧，在2017年作为首部在美国奈飞上播出的中国网剧登陆北美、欧洲等地，而且获得2018年纽约国际电影节“最佳犯罪剧集——铜奖”。另外两部《坏小孩》《长夜难明》的影视版权也已经被美国HBO电视网买走了，正在进行翻拍。

在中国作协“当代作品翻译工程”“网络文学国际传播项目”的助推下，推理三部曲的纸质书版权已经成功输出亚洲、欧美等地。其中《坏小孩》在2023年入围了英国推理作家协会年度推理小说译著“匕首奖”决选名单，这是中国文学作品第一次入围该奖项。

“《坏小孩》讲的是孩子的问题，可能中西方的教育方式不一样，但是每个孩子、每个人的人性是一样的。中国的孩子和外国的孩子在同样年龄段的心理特征也是一样的。尽管《坏小孩》这部作品主要是讲中国的社会、家庭对孩子造成的影响，但是也受到了西方读者的认可。我想，对于‘好故事’是可以形成共识的，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能够冲破不同种族、不同文化的壁垒。”

在《坏小孩》的故事里，紫金陈投射了自己的影子。朱朝阳经历的贫穷、父母离异、在学校被排挤，在他身上都真实发生过。2020年，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网剧《隐秘的角落》爆红，有媒体报道了紫金陈的童年经历，话题“朱朝阳的原型就是紫金陈”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位。父亲知道后给紫金陈发来微信，表示报道让他“没面子”，紫金陈回复道：“我已经三十五岁，童年经历造成我很多敏感自卑的性格缺陷，我需要活得更通透一点。”

《长夜难明》的创作，是受到了一位书粉的启发。最高检新媒体中心的一位负责人与他相熟，在一次聊天中他说：“你已经写了很多警察视角的故事，能不能写个检察官的故事？”“2013年中国掀起司法改革，在这个过程的

前前后后，涌现出许许多多为了司法正义而努力的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、法医，等等。就像《长夜难明》里面所描述的，为了查出一个真相，不惜付出青春、事业、名声、前途、家庭，甚至生命的代价。也正是因为始终坚信江阳是真实存在的，才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。”

“看上去，我的作品悲剧色彩比较重。《无证之罪》是个人的悲剧，《坏小孩》是家庭的悲剧，《长夜难明》是社会的悲剧。但是我想通过我的作品表达的是：每个人都向往正义，每个人都有赤子之心。”

2022年，紫金陈因其作品“贯穿着深远的法理观念与深厚的人文情怀”，获得第四届“茅盾文学奖新人奖”。兴奋、忐忑之余，他放出豪言：去掉奖项里的“新人”二字，向茅盾文学奖进发。

## 3

现在回头看，紫金陈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纯属巧合。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很明确自己擅长哪方面的工作，因此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。

紫金陈毕业于浙大水利专业，读大二时就曾将自己的炒股经历写成小说《少年股神》，在网上连载。2008年大学毕业后，由于对炒股很着迷，紫金陈既没从事水利相关的工作，也没靠写作吃饭，而是去了炒股软件公司同花顺。

在公司里，他做产品经理，“其实现在回头看我还是很擅长做软件产品的，设计软件产品其实和写小说很像，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两者缺一不可。”但无趣的公司生活很快让他看清自己：情商不够，合作能力差，又想发财……

“我在公司工作了三年，工资从三千五涨到了四千，我好歹也是浙江大学毕业的，浙大在我们浙江还是挺吃得开的，我去哪儿还找不

## 紫金陈

本名陈徐，1986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。中国知名网络作家，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擅长写作社会派推理小说，出版作品十余部，获得第四届“茅盾文学奖·网络文学奖”。代表作品有推理三部曲《无证之罪》《坏小孩》《长夜难明》。



扫码看视频

# 大读家

读书人，写作者  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